詩演義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詩演義卷八

豳國風

明 梁寅 撰

周之先世后稷封邰至公劉立國於豳之谷故稱豳國成王立年幼周公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以戒王謂之豳風而凡周公它所作及為周公而作者亦附之其後

七月

周公作是詩以訓成王欲其念先公之風化知衣食之艱難曰七月者取篇首二字名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八章皆賦也七月者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謂之斗建申以北斗之柄指於申也流火者心星為大火

乃東方之宿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下而西流矣九月授衣以是月之末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也一之日觱發謂斗建子一陽之月而風寒也變月言日者言是月之日也風寒而曰觱發者羌人吹觱栗以驚馬風之驟起而寒如觱栗之發聲也二之日栗烈斗建丑二陽之月而氣寒也氣寒而謂之栗烈者陰氣慘烈無風亦寒使人震栗也無衣無褐衣者繒纊與布為之褐者毛

布也何以卒歲謂歲晚極寒無衣褐則無以終此歲
也三之日夏之正月也于耜于者往也耜者畊器也
具端鑄鐵為之所以起土者也謂之往修田器者言
自邑居而往就田廬為之也四之日夏之二月也舉
趾者舉足而畊也時天氣已暖故東作興矣同我婦
子饁彼南畝曰我者自家之老者言之也以飯餉畊
者曰饁少者皆在田故老者與婦及子而餉之田畯
至喜古者有田官謂之畯者即農人之俊者也稱曰

田大夫又曰司穡其至而喜喜其治田早而用力齊
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
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
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
公子同歸
春日載陽載始也陽温和也倉庚黃鳥也女執懿筐
國中之女執懿美之筐以采桑也微行者小逕也采

蘩祁祁蘩白蒿也祁祁人多也蘩初生而嫩可以生
蠶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女心傷悲殆
及公子同歸蓋女之嫁人乃歸其家然心悲者以離
父母也公子者男子之美稱不必為豳公之子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
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
子裳

八月萑葦於八月取蘆荻共來歲蠶事之用也蠶月

條桑於治蠶之月落桑之枝而將取其葉也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斧者隋銎斨者方銎隋銎者受柯之孔匾方銎者受柯之孔方遠揚桑之遠枝揚起者益小枝以刀落之遠枝必大故須用斧也猗彼女桑猗者取葉而存條也女桑為小桑故惟取葉而已七月鳴鵙鵙者博勞亦曰伯勞應陰氣而鳴乃惡鳥也以夏至來冬至去故史傳曰伯趙氏司至也八月載績績者緝麻也載玄載黃我朱孔陽言蠶績功成為繒為

布皆以染之或玄或黄而朱色尤甚鮮明也為公子裳上衣下裳皆可為之但言裳者取韻叶爾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四月秀葽未知葽為何草或云狗尾草或云即遠志皆不可知五月鳴蜩蜩即蟬也八月其穫禾之早者以八月而穫也十月隕蘀夏之十月木落葉也一之

日于貉建子之月農功閒暇可以田狩而往取狐貉
也二之日其同建丑之月家戶同出以繼續武功也
其曰武功者功猶事也古人因田獵以習武事也言
私其豵獻豜于公豵爲一歲豕則小故私有之豜爲
三歲豕則大故獻于公勤以瞻生忠以愛上豳俗之
厚如此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

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斯螽莎雞蟋蟀一物而異名也又曰絡緯曰促織以將寒而鳴乃勸女工故以名之也其始生而動股稍出而振羽散處而在野漸涼而在宇將寒而入牀下亦隨時而易處也言完室備寒在于九月而必自五月言之者以五月一陰生乃寒氣之始萌也爍石之暑不始于春暮而始于冬至一陽之生氷洒之寒不始於秋晚而始於夏至一陰之生故言寒氣自五月

而始如易言履霜堅氷其來以漸欲人辨之於早而
慮之於微也穹窒熏鼠其髙者如瓦漏墻缺則補塞
之其下者如鼠穴在地則熏去而塡之也塞向墐戶
室之向明者障蔽之戶之以蓬蓽者泥塗之九月乃
納禾稼之時也民固少暇矣而完室廬者亦不可緩
也納禾稼慮飢也完室廬慮寒也飢寒之切身謀生
之不易為民上者知下之情而形之辭其憂民之
憂益如此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為家長者

嗟歎言之婦子賴我者也我既憂勤婦子有賴歲云
莫矣可以入室而安處矣其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亦
莫非民之情而上能言之其勸勉之意亦見矣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
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苴采荼
薪樗食我農夫

食鬱及薁鬱者棣屬陵氏云棣似郁李而小蓋果實
也薁蘡薁也說文云草名蓋野草可為菜者亨葵及

菽葵菜名有紫莖白莖二種常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爾雅翼云葵為百菜之王味尤甘滑菽豆也七月禾黍未熟貧家煮食可充飢八月剝棗剝擊也爾雅云棘實謂之棗故棗字累兩束也十月穫稻水田晚稻以十月熟也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至冬而釀酒已成春而可飲故以奉親飲賓古人飲酒必曰為壽祝願之辭也食瓜者瓜有數種皆秋而可食斷壺者瓠如壺形故名壺而斷截烹之菽苴謂收拾麻子也采

荼采野生之苦菜也薪樗以樗乃惡木故伐之為薪也凡求菜果親庖厨皆婦人之事故曰食我農夫曰我者設為婦人之自言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宫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畊鉏為圃以種菜茹物成之後則築之使堅以為禾場禾稼者百穀之總名黍稷

重穋則穀之有四種也黍即粟也稷謂之穄 闕
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塲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闕

肅霜初寒之時也滌塲穀皆收藏而蕩滌其塲也
酒兩尊曰朋酒羊之小而肥嫩曰羔羊躋升也言
升國君之堂舉兕觥之酒所以致敬於上也萬壽

無疆祝君之壽也上之愛下也切下之敬上也至盭之君民相與者如此然民賤而君尊也以牲酒奉君不為褻乎蓋先公之世國土未廣人民未衆故君民之分雖殊而上下之情交盡如一家父子然其淳朴之俗又可見也

鴟鴞

成王立而尚幼周公以叔父位冡宰而攝政使管叔霍叔蔡叔監殷三叔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於是避居東都作鴟鴞之詩以遺王而王之疑

公猶未釋既踰二年因雷風之變而成王啟金縢之匱見周公冊書願以身代武王死王乃大悟方知三叔之言為誣謗遂自迎周公以歸然後東征以討武庚及三叔觀金縢之書知鴟鴞之詩為周公親作無疑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四章皆比也而此章首言慮患之意鴟鴞惡鳥以比武庚管蔡言我者周公以比自己言室者以比王室

也當公遭謗之時避居東都管蔡包藏禍心欲危王室而成王惑於其言公於此時憂慮之至然非憂慮其一身也慮王室之不靖也慮天下之未寧也故為此詩以貽王庶王之感悟其託為烏言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子而食之矣毋再毀我之室也我之於子恩愛之至勤勞之甚所以鬻養乎子者良可憐閔若巢室之毀尚何望哉慮患之至而形之辭者如是其切聖人之情見矣斯語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
予
此章言豫防之意其為巢者以備風雨也故及天未
陰雨之時取桑根之皮以纏綿巢之牖戶使之完固
令爾在下之民有敢侮予者乎下民亦比管蔡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
家
此章言勞苦之意拮据手口並作也捋荼者捋取萑

茍之屬以藉巢也蓄者積也租者聚也積聚草木以成巢也卒瘏盡病也其勞苦如此葢曰家室之未就況能鬻子乎武王之存周公之宣力固多武王既殁成王尚幼周公身任天下之重其勤勞王家何異鳥之營巢哉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揺予維音嘵嘵

此章言危懼之意羽之譙譙則脱而殺矣尾之翛翛

則勞而敝矣室之翹翹則又高而且危也風雨之漂搖則危而欲墮也予維音嘵嘵則哀鳴可憐而莫有救之者也公之去位天子孤立王室將危天下將變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其辭之哀如此而王心猶未悟則知公之心閔公之誠惟天而已矣風雷之變升感應之自然者乎

東山

舊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

是詩也　按此序得之其曰大夫作亦或然也傳以為周公自作則未見其實又按書金縢言周公因流言避居東都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迎公以歸然後東征討管蔡其首尾又三年也傳於東山不言避居東都蓋朱子初以居東二年即東征後又言其不然而傳於鴟鴞東山二篇之中未及添改耳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

四章皆賦而其中有興焉每章之首四句皆同者言其征行之久歸途之艱重復其辭以深致意與他篇不同蓋又一體也我東曰歸我心西悲蓋曰身在東西方言歸心向西而先念家公役雖完而私計多缺是以悲也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言家人當為閒居之衣自令以後可以無用行陣而不必銜枚也士與事同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此則興也道中見桑上之蟲

蜎蜎然而動而我敦然獨宿猶在車之下初啟行而
家尚遠為可憐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亦
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
畏也伊可懷也
此在道而想其家之寥闃也果蠃之實亦施于宇果
木生者蠃亦果而蔓生者蠃延入宇下言其多而不
得食之也伊威在室蠨蛸在戶伊威虫名謂之鼠婦

室不掃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以畽飛虫町畽鹿場熠燿宵行町畽者舍傍隙地無人在舍故鹿以為場也宵行亦虫名夜行喉下有光故以名之熠燿言其光也不可畏也言豈不可畏也伊可懷也言不能不思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東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將至家及巳到家之辭也鸛鳴于垤鸛似鶴而好水將陰雨則鳴垤者土高如冢蟻知陰雨故將陰雨則蟻遷于垤以避水鸛就食之故其鳴于垤乃將雨之候也婦歎于室閔其夫在道之苦也灑掃穹窒我征聿至婦以夫將歸故灑掃其室穹者高仰之處窒者卑下之所皆既潔淨於是其夫忽然而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夫歸而見瓜在栗薪之上敦者聚而多苦則不可食繫于薪則人之所棄而不取也自我不

見于今三年言不見此苦瓜已三年矣傷去家之久
見土物而喜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言軍士未娶者歸娶而喜也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言仲春暄和倉庚飛而羽鮮明因之起興以言昏姻
之樂也之子于歸皇駁其馬之子指女子之嫁者而

言于歸歸于夫家也其馬有黃白而曰皇者有騂白而曰駁者言從衛之盛也騂赤馬而黑尾此曰騂白乃赤而無白也親結其縭九十其儀縭帨巾也女嫁而母成之為之施衿結帨而資裝之多或九或十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作詩者有以曲盡人情矣男女人之大欲而死亡人之大惡也令東征而歸得免其所惡而遂其所欲上之人知其情故因其所欲言而不能者乃代之言焉葢說以使民者如是矣

破斧

舊序曰周大夫以美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三章皆賦也大夫美周公而以我斧我斨言之託為軍士之自言也蓋軍士知公之心公平正大其興師討罪乃為天下非為一身然軍士不能自言也故大夫代之言此詩者蓋有以通上下之情矣隋登曰斧

方銎曰斨銎者斧之孔以受柄者也斧斨破缺者聖人之兵未至於多殺而血刃之甚也蓋但言軍士之久役而勞苦耳四國是皇言周公之征唯欲安靖四方之國非為暴者耳皇荀子注云正也言欲使四方皆歸於正也舊序以四國為管蔡商奄誤矣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言公之哀我民其德惠甚大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錡鑿屬亦軍中所用者吪化也言欲四方皆化惡為善也亦孔之嘉言公之哀我民者意甚嘉美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銶亦鑿屬或曰獨頭斧也遒歛而固之也說文迫也楚辭云遒白露而為霜此葢欲四國速就於善之意亦孔之休亦言意甚美也

伐柯

傳曰此詩以比東人欲見周公之難也今詳詩意疑

為歸士新昏之辭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二章皆比東征之士歸而新昏喜而賦是詩以伐柯

為比葢曰欲修斧柄者若之何而成乎非以斧修之

而取則於手中之柄則不可成也欲取妻者若之何

而諧乎非媒妁善言而通二家之意則不可諧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前章言匪斧不克未見取則之意此言取則不遠比昏之不可無媒所以藉之者甚切也之子指妻而言也既見妻之至於是列籩豆以宴樂盎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乃昏禮之常也籩者竹為之以盛果實豆者木為之以盛餚食踐者成行列也妻之既見宴之禮盛皆自喜之辭也

九罭

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故作此詩 今按居

東者非東征也乃先遭謗之時避居東都也此詩四章言無以我公歸為成王迎公以歸亦明矣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此章至三章皆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爾雅云緵罟謂之九罭緵者緵數之多至八十縷蓋網之細密者鱒魴皆大魚也鱒似鯶而鱗細目中赤色一道橫貫其瞳俗呼赤眼鱒食螺蚌多獨行魴即鯿也細鱗縮項闊腹廣而方故曰魴厚而匾故曰鯿網得美魚人

以為喜故以興得見周公而喜也之子謂周公也伐柯以之子為婦人此以為周公者古人語質如六君子或以稱王者或婦人稱夫尊卑不嫌同辭也衮衣繡裳上公九章之服也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五者皆繪之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四者皆繡之於裳天子之龍一身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衮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因鴻飛起興言公去而不留也公歸無所言公之歸也復為冢宰豈無其所乎再宿曰信言公於女之地不過再宿而去矣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不復言去則不復來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此章賦也言公遭謗避位而來此是以得見此衮衣

之貴王令悔悟迎公以歸顧留於此毋遽以公歸而使我悲也公固不可復留也但以見東人惓惓之意爾

狼跋

周公遭大變而不失其常周大夫以是美之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舃几几

二章皆興也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其性貪狠跋者躐也胡者老狼頷下有垂皮也疐者跲也老狼

進而躐其胡退而跲其尾故託興以見周公遭難而進退兩難也公孫碩膚言公當大任即誅管蔡非力不能但謙恭自不敢恐懼避位是自讓其大美而不居也赤舄者冕服之舄也几几者安閒之貌舄所以踐履者言公雖謙恭恐懼而其心安然不失常度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聖人道隆德盛安命樂天若舜之困於瞽叟孔子之厄於陳蔡其所處一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遇變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審於進退從容有常由仁義而無可疵是之謂德音不瑕也

詩演義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詩演義卷九

明　梁寅　撰

小雅一

雅者正樂之歌也雅有小大而又各有正變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雅多周公制作時所定及其變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也

鹿鳴之什

雅無諸國之分以十篇為一卷謂之什猶軍法以十
人為什也

鹿鳴

燕饗賓客之詩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三章皆興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呦呦者聲之和也

苹者陸生之草謂之蘋蒿青白色莖似筋始生而嫩
人可生食亦可蒸食鹿之或羣或友其鳴也呦呦然
而和其食也悅香美蒿故感物起興而言燕饗之樂
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我者主人自稱也嘉賓者或
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本國之臣必公卿之當敬者
諸侯之使則敬其使所以敬其君故皆謂之嘉賓焉
瑟二十五絃笙十三簧皆燕禮所用之樂也吹笙鼓
簧承筐是將簧者笙中金葉必鼓動之聲乃出故曰

鼓簧承者奉也筐者竹器所以盛幣帛將者奉而進之也夫禮樂相須樂以致和禮以示敬故娛之以樂必將之以禮敬者禮之本幣帛者禮之文也以幣帛為禮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而敬因以見矣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行者大道也主之敬賓也豈徒敬之乎將以諮諏善道也賓之愛主也豈徒愛之乎故當告之以善道也當旅酬之時極言論之美燦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情以交孚主必以忠告

望賓賓不以私惠為德此古人之燕饗所以盡禮而
非徒事於飲食者乎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
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蒿菣也或曰青蒿或曰蓬蒿德音孔昭言其有德而
聞譽甚著也視民不恌視與示同示民以重厚之德
而不偷薄也君子是則是傚言凡為君子者皆當則
傚之也欲則傚之則不唯言語之益固能取人之善

以爲已之善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篠蔓生澤中湛者樂之久也燕樂嘉賓之心言非止養其體娛其外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葢禮樂之不備恭敬之無實則賢者有不屑何以聞善道而成其德者哉故雖有君臣之分而必通上下之情以賓相待謙

恭忘勢得其懽心賢者樂留然後上下交孚而治道可成也

四牡

舊序曰勞使臣之來也國語曰彰使臣之勤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前一章賦也四牡騑騑使臣所乘四馬皆牡而非牝可見其車馬之美也周道倭遲言大路之回遠也王事靡盬言王事未完也盬者堅固以事未完故謂之

靡盬下三句之意葢曰為使而在外豈不思歸乎但以王事不堅固故心悲而不敢自便其私耳夫勞使臣者錫之以燕奏之以樂其詩乃朝之賢者所作故雖主於君言之而必設為使臣之自言所以感發其忠勤之心而風之以義也若夫使臣之自處則其敢以為勞而又豈敢思歸乎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所思者唯盡吾之職分而已矣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嘽嘽駱馬言馬之白身黑鬛者嘽嘽然衆盛也不遑

啓處言王事當勤不暇於跪而坐安而處啓訓跪者

古人席地而坐皆兩膝跪也跪亦作跽啓與跽音同

疑亦通用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此與下章皆興也鵻鵓鳩也苞栩叢生之栩也栩者

栗屬其實謂之皂斗其殼殼可生食者也通志又云

柞木也使臣在道見鳩飛而上或集于叢生之栩因

以起興言我之勞於王事不得歸而養父將者養也
忠孝難兩盡能忠於王事則孝亦無愧若涖官不敬
則在家供養亦非孝矣不遑將父作詩者體使臣之
情言之耳而使之心豈然乎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杞大木也孔叢子曰杞梓連抱舊注以為枸檵乃小
木非是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此賦也四馬皆駱而駕之以馳驟言行之疾也將母
來諗諗告也以養母之情來告於上也
皇皇者華
舊序曰君遣使臣也　傳曰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
德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唯恐無以副君之意故先
王遣使臣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懐葢亦因
以為戒然其詞婉而不迫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懐靡及

首章興也使臣見皇皇然草木之光華遍于原隰之高下因以起興曰我之征夫為首為從駪駪衆盛其行疾速不敢濡滯將何如哉葢君之德澤所當宣布民之疾苦所當詢訪日夕思之唯恐不及何敢以怠惰而曠職乎朝之賢臣代王之言所以勸勉使臣而寓戒飭之意者至矣為使臣者可以無思乎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此下四章皆賦也六轡如濡轡用絲而鮮澤也載馳

載驅行之不息也周者所歷之遍諏謀度詢名異義同必咨於周唯恐有缺是乃使臣之大務前之所謂每懷靡及者以是爾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騏者馬之蒼艾色也六轡用絲而又曰如絲者如一絲之柔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沃若亦言轡之光澤也咨度者量度事之可否也知

興利除害之類必度其可否乃以上聞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駰者馬之陰白雜黑毛也均者轡之調適也

常棣

舊序曰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是詩國語以為周文公亦其明驗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興也常棣白棣也謂之王李華鄂相承甚力子如李

而小又如櫻桃若唐棣者乃赤棣與此異也常棣華
鄂相承故以興兄弟宜輯睦以為周公作是詩者葢
公既誅管蔡與康叔曹叔諸弟燕飲戒勉之和睦其
以凡民兄弟言者亦所以戒衆人聖人之言上下皆
通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賦也言死喪者人之所畏惡或棄而不顧惟兄弟至
親能相愛念於死喪之際獨能致力也原隰裒矣言

死於原隰之間而積屍裒聚也兄弟求矣言他人莫之恤唯兄弟能求其屍以之歸而葬之也於是時也乃見同氣之親為所當厚彼視兄弟如讐仇親其所疎而疎其所親者亦獨何哉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興也脊令亦作鶺鴒又名鶅渠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言當急難之時唯兄弟能相救助雖有良朋交情之厚或有不及也況者發語辭永歎

者長歎息也徒長歎息不能救助也朋友人倫之一
以義言之急難亦所當救豈容坐視但言兄弟之情
尤切故謂朋友不如兄弟耳我之所施者踈其所親
親其所踈固不可也若兄弟之親既舉而朋友之義
亦敦斯得之矣

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此下五章皆賦也鬩于墻言鬬狠於家內也外禦其
侮言外人侵侮則兄弟雖相怨亦必相助不至反助

外人也烝也無戎烝發語辭戎助也言良朋雖厚善而外人侵侮亦無有能相助者也夫以兄弟而鬩狠乃常人而非賢者也然外人侵侮猶能共禦之於以見仁義之心不容於泯也若厚善之朋見其受侮不能救助則亦面朋爾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當急難之時獨賴兄弟之力不得朋友之助及安寧之日每飲食燕樂又薄於兄弟而厚於友生矣此章

益深責待兄弟之薄者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儐爾籩豆謂陳設其籩豆也飲酒之飫謂飲而至於厭飫也兄弟既具無不在也和樂且孺歡樂之至如孺子之愛慕父母也此章又勉人兄弟之當厚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翕者合聚也湛與耽同言樂之久也言妻子和合則如鼓瑟琴歡欣無間兄弟之和合亦當如妻子然矣

可待兄弟不如妻子乎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帑子孫也是究是圖言當究度而圖謀之也亶其然乎為此言者豈不信然乎夫有婦則宜其室婦有夫則宜其家妻帑之樂葢如是而兄弟之當和可以不如妻帑哉試以是而究之圖之則妻帑之與兄弟孰重孰輕孰厚孰薄毋偏於愛乃理之宜篇末二章又言不可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也

伐木

燕朋友故舊之樂歌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生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三章皆興也伐木與鳥鳴無相關特取其聲之相應也自幽谷而遷喬木者鳥當氷雪之時則隱伏愁慘至遷喬之時則和鳴歡悅故以起興也鳥集于木嚶

嚶和鳴為求友況以人而不如鳥乎其求友生非徒
然也聞善相告聞過相規漸涵滋益以成其德友之
力也友既得矣德既成矣則可以合造化可以通神
明故動靜云為有神相之而和順平康諸福畢至矣
然曰終和且平者君子之為善非有意於求福也積
善之久而福自應之故以終言之始雖不急近利而
終獲其福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

我弗顧於粲灑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

不來微我有咎

許許亦伐木聲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

其糟也肥羜未成羊也速諸父請名朋友之同姓而

尊者也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言寧使彼有故而不來

無使其怪我弗顧念之也於粲灑埽歎息言我之庭

宇鮮明由能灑埽之也陳饋八簋言陳列饋食至于

八簋見饌之盛也肥牡牡羊之肥者諸舅朋友之異

姓而尊者也然肥羜肥牡皆為盛禮無厚薄之異諸
父諸舅皆當尊敬無親疎之殊但先後為異爾微我
有咎咎自外至者言為諸舅所責也
伐木於坂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
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
暇矣飲此湑矣
坂者山坡不平之處也衍者言酒之多也有踐成行
列也無遠皆在也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德猶報德之

德言人之獲罪親友而不以為德者由乾餱之薄不以分人是以貽誚責於人也故以是為戒有酒則我即醑之無酒則我即酤之醑者泲之也酤者買也言我之燕賓不計有無惟欲盡禮鼓之舞之以極其歡所以免誚責也其曰醑其曰酤曰鼓曰舞皆以我言之見其燕飲之禮出於誠心而殷勤歡洽非勉強為之也迨我暇矣飲此湑矣言得暇即飲亦後人行樂及時之意也

天保
舊序曰下報上也　傳曰君燕其臣而臣之受賜者歌
舞詩以答其君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
莫不庶
六章皆賦也天保定爾言天之保定君上也稱君曰
爾者古人尚質其貴賤多同辭後世彌文尊卑乃異
稱也亦孔之固言保之者甚堅固也單厚者諸福之

集盡厚而不薄也何福不除言福之集者除舊而生新也曰單厚曰多益又曰莫不庶臣之祝願其君無它也唯多福一事而累言之爾下章亦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戩穀言有福祥而又有禄也禄而謂之百禄言得禄之多遐福而又曰日日不足言福之久速其來無間斷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山阜岡陵言福之多積也川之方至言福之無間而又益加也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前三章極言福之盛大衆多至此及下章又言所以致福之由也其致福者德而已而此言祭祀者孝

之大也孝之大者德之首也吉蠲為饎吉者諏日擇士也乃命卜筮所以諏日受命澤宮所以擇士蠲者齊戒具脩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所以齊戒視牲視宰滌濯以具脩饎者酒食也五齊三酒則酒無不備薦腥薦熟則食無不共孝享言是乃孝子享獻之禮也春祭曰祠祠者辭也春物方生未可以用主於以辭告神也夏祭曰禴禴者薄物夏物稍成禴祭為宜也秋祭曰嘗嘗者薦新也物成而主於薦新也冬祭

曰烝烝者衆也冬無畢備皆用以祭也于公先王先公自后稷以下先王自大王以下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君者通指先公先王也卜猶卜爾百福之卜言以福予之也禮於祭之終尸傳神意以告孝子所謂嘏辭也神以福予子孫使之壽蓋福以壽為先必壽乃能享諸福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君德之要在於事神治民而已上章言事神矣故此章又言治民也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弔至也詒遺也言神之至則遺爾以福葢誠敬之至則神格神之既格則福降福之降者乃誠敬之效也治民者在於以德化民也故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化民之道使其易澆訛之俗返淳朴之風是之謂質也民之能質則日用飲食而不思分外如堯之民但知作息畊鑿而已此熙熙皥皥之民所以異於膠膠擾擾之習也夫

民俗之善吾君之所化也而其皆歸於善則吾君之德益彰矣故又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是則民之則而象之者乃所以助其爲德也夫幽明無二理神人同一心幽而感神則福無不集明而感人則德無不著君之感神人也奚有出於此心之外哉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此章取譬非一皆以見福之盛大而悠久也恒者月

之弦也月之上弦必至盈滿日之初出必至明盛

盛南山之壽必不虧騫而崩壞松柏之茂必能相繼

而常青仰觀於天俯察於地取譬之多而頌禱之至

也

采薇

遣戍役之詩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

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前四章皆興也薇有二一曰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一曰乃山中之菜莖葉皆如小豆而蔓生味如小豆藿可作羮即野豌豆之苗也以今觀之似蕨者苦不可食以豆葉者為是也作生出也止語辭也歲亦莫止蓋方采薇時預言歸期當在歲莫也靡室靡家言久戍于外離其室家也不遑啟居言不暇跪坐而安居也玁狁者周時北狄之號即漢之匈奴也再言玁狁之故見其強盛可憂也其去家之遠也以是其

勤勞之甚也亦以是君遣戍役而設為戍役之自言

葢君能憂士卒之憂則士卒亦憂君之憂矣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

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柔者言薇之始生柔嫩可食也烈烈言憂思之甚如

日氣之烈也載飢載渴以心之煩悶比飢渴也我戍

未定靡使歸聘未定者或在此或在彼也歸聘者歸

問家之消息也我身無定處家人不知無人可歸問

我不知家人心之懸懸音問兩絶上能知下之情者
　如是人心孰不感奮乎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
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剛者薇已盛也陽者十月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謂
　之陽月也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言我之憂至於甚病
　以久役而不得來歸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

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見常棣之華鄂相承因起興言君子之車甚衆盛君子以位言蓋指將帥也路者戎車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言維將帥是從豈敢以為勞而思暇逸乎庶幾一月之中至於三戰三捷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此與卒章皆賦也騤騤壯健也腓隨動也蓋腓為足

肚足動則腓亦動矣言戎車者將帥所依乘而士卒隨之猶腓之隨足而動也象弭魚服以象牙爲弓弰而魚皮爲弓鞬矢服也魚者獸名東海有之似猪而背有班文腹下純青其肉雖乾每海水將潮及天陰則毛皆起雖千里之外可知潮候也豈不日戒乃臨事而懼也玁狁孔棘敵患甚急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此言戍滿回歸也昔我之去則楊柳依依離其親屬

心固悲也今我之歸道遇雪寒心亦悲也其往其歸

飢渴不免心之傷悲孰知之乎上之遣戍役閔其勤

勞叙其情思非不知其心之哀也但設為戍卒之士

言故曰莫之知耳

出車

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名彼僕夫

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六章皆賦也勞將帥之還而曰天子者蓋朝之大夫為帥也其曰我者亦為將帥之自言也言初行之時出車郊外乃天子之命不敢違也召彼僕夫謂之載矣蓋將帥命其從人使之夙駕也維其棘矣言急也無事之時君言不宿于家亦不可緩也況多難之時乎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首章言將帥先出車急趨君命也此章言軍士畢集見軍容之盛也郊在牧内郊近而牧遠將帥之車在前所以率先衆軍也龜蛇曰旐縣鄙所建龜有甲象其捍難蛇見人避之象其遠害也旄者以旄牛尾結之而著於竿頭如令之幢也又旄頭騎名作先驅又昴星曰旄頭胡星也建旄以象之鳥隼曰旟州里所建以革而畫鳥隼於縿隼急疾故象之以進士衆也此陳設者旐彼建立者旄又言在彼者旟在此者旐

見其幟之多也胡不旆旆言豈不旆旆然而飛揚乎彼此並建則各司其局旆旆飛揚則勇猛奮進悄悄憂也況卒病也軍既勇猛又言憂且病者將帥以責任為憂徒衆以征進為病乃臨事而懼之意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南仲此時大將也先曰方後曰朔方同地也古詩語質不嫌重複襄者除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途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黍稷方華而未結實乃盛暑時也既雨雪而凍釋為泥塗則盛寒矣來思之思語辭也經歷寒暑不得休暇豈不思歸乎但畏此簡書恐遭罪責是以不敢歸爾簡書者以木版書文方行則檄文相迫擅歸則移文加罪皆可畏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

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此家人思念之辭也草蟲喓喓然而鳴阜螽趯趯然而躍感時物之變念征行之遠未見夫則忡忡而憂既見之則釋然而喜我心則降言憂之釋也薄伐西戎蓋西戎與北狄同為害故併伐之此兵志所謂其次伐郊者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盛暑盛寒慘酷之象也春日暄和歡愉之時也故於寒暑言征行之苦於暄和言戰勝之樂春日則遲遲而暄妍卉木則萋萋而發舒倉庚則喈喈而和鳴采蘩則祁祁而衆多於斯時也戰勝而歸執其所獲之醜虜訊其侵害之罪狀其歡欣之情為何如哉蓋以南仲有赫赫之威名是以强狄終於平定也西戎言薄伐畧震懼之也玁狁于夷言必使之降伏也

杕杜

勞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四章皆賦也有杕之杜謂特生之杜梨也蓋杜即甘棠牝者曰杜又白為棠赤為杜牝言其樹赤白言其華杜梨言其子也子澁而酢睆者子睆然如人之目也繼嗣我日不得歸而日復一日相繼無已也日月陽止十月也陽無可盡之理九月卦為剥月終陽

巳盡十月之初陽即生一日長一線積之踰月陽一乃成而卦為復故十月嫌於無陽謂之陽月也女心傷悲者十月當歸而猶未得歸望之不至是以悲也征夫遑止遑者暇也止語辭也言以未暇故不得歸暇即歸矣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其葉萋萋然而盛春夏之時也又言卉木萋止則葉

之已哀矣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杞者山菜也采之亦在春暮夏初憂我父母設為征夫之自言也檀車木之堅者令則幝幝而敝矣四牡馬之壯者令則痯痯而病矣二者皆言其在外之久也征夫不遠言歸而近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邇止

匪載匪來言不裝載而來也憂心孔疚婦人言憂之甚而至於病也期逝不至所期已過而猶不至也而多為恤徒增多其憂念也卜筮偕止凡卜筮不相襲卜則不筮筮則不卜令望歸之切故卜而又筮相襲並作也會言近止卜者筮者辭相會合皆言歸之近也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憂人父母故王者之師雖無不克而勞還之際備言師旅

之艱危室家之憂思所以感人心而風以義者盖如是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辭其曰無辭者非本有而亡之盖但有其聲如禮記投壺所傳魯鼓薛鼓及今人笛譜之類故無詩歌之辭也其名篇之義未詳白華以下五篇亦然

白華

笙詩也

華黍

笙詩也

魚麗

燕饗通用之樂歌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賦也麗音離歷也又音利附也罶者爲笱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鱨者黃頰魚也燕頷魚身形厚而長

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謂之鮀形狹而長常張口吹沙君子指主人也賓稱酒之美且多豈誠以飲食為悅哉主人敬賓賓美主人亦在於禮爾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魴鯿魚也鱧鯇魚也爾雅翼云魚圓而長有七班點象北斗夜則仰首向北而拱有自然之禮故曰鱧本草注一名鮦魚令黑鱧魚也按鱧之釋名各異姑皆存之它物名異者倣此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鰋鮎也鮎腹平著地故得鰋之名說文鯉鱣也本草云鯉三十六鱗魚之貴者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此三章意相足者也物患不能多而既多矣多患不能嘉而既嘉矣嘉患不能旨而既旨矣嘉者物之美也旨者味之美也旨患不能偕而既偕矣偕患不能

有而既有矣偕者物物皆美也有者皆美而無一之或缺也有患不能時而既時矣時者物之當時也

由庚

笙詩也

南有嘉魚

燕饗通用之樂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四章皆興也此詩類於賦而曰興者因薦嘉魚而起

興以見主之敬賓也嘉魚者鯉質而鱒鯽肌出沔南之丙穴惟南有之非北方所產故曰南有嘉魚烝者發語辭罩者以篧取魚葢編細竹為之曰罩罩者非一之辭也嘉賓式燕以樂樂者樂也常人之樂樂乎飲食君子之樂樂其有禮謂之嘉賓固異於常人矣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汕汕魚之得所而樂也衎亦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以甘瓠纍樛木起興言主人設燕則嘉賓樂而安之
綏者安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以鵻來起興言燕而又燕禮意殷勤益厚而不薄也
思語辭
南山有臺
燕饗通用之樂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五章皆興也臺夫須一曰莎草萊草名葉香可食只之言是也人君得是有德君子使我國家致太平之盛得萬壽之福所以樂之也道達上人尊賓之意如此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

不已

杞樹如檉一名狗骨是有德君子且爲民之父母稱

頌曷有止乎已止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止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

德音是茂

栲山樗杻檍也眉壽秀眉也遐遠也遠不眉壽言

其近眉壽也茂盛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

保艾爾後

枸枳枸樹高大如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椇鼠梓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亦曰苦楸黃黃髮老人髮白復黃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艾養保安也

由儀

笙詩也

蓼蕭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四章皆興也蓼彼蕭斯長大之蒿草也斯者語辭湑者蕭上露濕也君子指諸侯也既見而心得以輸寫君臣之情義交孚可見矣燕笑語者於燕飲而笑語又見其謙以接下而懽樂無間也有譽處者譽善聲也處安樂也乃贊美而稱願之辭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
爽壽考不忘
瀼瀼露多也為龍為光龍者寵也美諸侯之德
是以承恩寵也光者德之光輝也其德不爽言德
之内充故所行無過差也壽考不忘言有德有壽
可敬而不可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
弟令德壽豈

泥泥露濕也孔燕豈弟甚安而樂易也宜兄宜弟美其和於兄弟亦因以戒之也令德壽豈得其有美德故壽而且樂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鞗革轡首皮下垂者沖沖垂皃鈴在軾上曰和在馬銜鐵之上曰鸞雝雝聲也

湛露

亦天子燕諸侯之詩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四章皆興也湛湛露盛也匪陽不晞露非日不乾也厭厭夜飲飲至夜而安且久也不醉無歸勸客飲而盡醉也或曰飲卜其晝未卜其夜乃言厭厭夜飲何也曰酒戒夜飲以禮而防亂也夜飲至醉敬客而盡歡也防亂所以正己盡歡所以待人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宗者宗室如路寢是也蓋私燕非正燕故於宗室親愛之意也考者成也所以成其禮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杞棘皆小木也前二章言夜飲疑於私惠而不歸德也後二章皆以德言然後知君臣之相與無非禮義也顯允者明而且信也曰莫不令德見賓客衆多而皆賢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別以桐椅起興貴其有實也稱實爲君子貴其有德也上章所謂顯允美其明信所謂令德美其心得言德之蘊於中者然也此章曰豈弟者美其樂易曰令儀者美其儀容言德之形於外者然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演義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詩演義卷十

明　梁寅　撰

小雅二

彤弓之什

彤弓

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

朝饗之

三章皆賦也晉文侯有功於平王王賚之以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彤者朱漆也盧者黑漆也彤弓貴於盧弓故此詩獨以彤弓言之弨者弛弦而弓反也受言藏之謂弓人新造弓成以獻於王王受而藏之以待有功者不敢輕予人也我有嘉賓我者親之之辭嘉賓者尊之之辭中心貺之言中心實欲予之非迫於不得已也鍾鼓既設言待以盛禮則有盛

樂鍾鼓樂器之大者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功臣來朝以獻其功即燕之賜之報功之速不至遷延敬之至也夫天子之賴於方伯連帥有如藩垣所以捍外而衛内者也其敵王所愾奏捷獻俘王之嘉美其功優加賞賚所以激勸羣臣者在是所以感悅人心者在是賢王之懐諸侯何其至哉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朝右之

載者如曰車載曰載書皆承之也言受弓而載之府庫也喜之者喜其賢而有功也右之者尊崇其功也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醻之

櫜謂韜藏之也醻者如飲酒而有醻爵也燕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以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諸侯有功必賞賚之如飲而醻答也

菁菁者莪

燕賓客之詩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四章皆興也菁菁草之茂盛也莪者莪蒿也生田澤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莖可生食頗似蔞蒿一曰莪即蘩也始生為莪長大為蒿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又曲阜曰阿君子指賓客也樂且有儀言其人樂易且有威儀也一曰樂者主人樂之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中沚沚中也小渚曰沚言可以止息其上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中陵陵中也亦大阜而高峻者錫我百朋言見君子而喜如獲重貨也古者以龜貝為貨兩龜為朋五貝亦為朋百朋言所得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因見楊木之舟沈浮無定故以起興言未見君子則心如飢渴不能自已今既見之則豁然以喜心始定

息故曰我心則休傳以此章為𠃊疑只興也

六月

舊序曰宣王北伐也傳曰厲王之時玁狁內侵逼近

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故歌

以美之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

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六章皆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周之建子為正月則

夏之四月為六月詩以夏正言者葢朝賀用周正而
紀事仍用夏正也司馬法冬夏不興師而㦄夏六月
興師者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難拘常制也棲棲
猶皇皇言去之亟不得安處也戎車既飭兵車已整
飭也四牡騤騤馬强壯而行不息也載是常服以戎
事之常服而載之車上所謂輜重也吉甫為大將而
曰王于出征者奉王命以行猶親征也以匡王國言
逐去玁狁所以匡正天子之國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比物比合四馬而力之強弱均齊也四驪者四馬皆黑色也凡吉事毛馬而頒之凡戎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令四馬強壯既均又能同色見馬之多矣閑之維則言車馬閑習合於法則又見訓練之有素矣既成我服詩作於朝廷而設為軍士之自言故曰我服也于三十里古者出師日行三十

里而止恐行遠力倦遇敵則難戰也王于出征以佐
天子言奉王命以出征非以成已之功名乃以佐天
子而安國家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
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四牡而曰脩廣非一車四馬之長大也葢言車馬衆
盛猶曰地自某至某凡幾里也顒大皃膚公大功也
功作公古通用有嚴有翼嚴者軍之整也翼翼者敬其

事也共武之服言軍伍整肅所以共武事而不敢驕
怠也以定王國將帥嚴明軍士用命故戎狄畏服而
國家平定矣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
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茹度也言玁狁不自量度乃敢侵侮中國也整居言
其整然以居不畏避也焦也穫也鎬也方也涇陽也
皆玁狁所歷之地名鎬乃千里之鎬非鎬京方即朔

方也織讀作幟凡旗幟非一色故曰文鳥章鳥隼之旟也白斾大將之旗也白則央央然而鮮明雖遠可見故獨言之元戎大將也十乘將之副車也先啓行者非輕敵而深入也軍容既盛威聲既揚師行有律敵自畏避曷嘗窮兵黷武必草薙而禽獮之也哉兹所以為王者之兵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戎車既安言兵車皆堅固可以安行而無傾仆之患也如輕如軒輕者車之覆而前也軒者車之卻而後也觀車之法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調適也佶馬壯健也閑馬調習也車善馬良狁自畏避至于大原不出疆境非將之得人安能若是故美之於終文武吉甫言其兼文武之才也文以附衆武以威敵萬邦嚮慕以為法則周室中興由輔佐之賢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末章乃歸而飲至之辭也其直稱吉甫蓋作詩者亦同僚之賢也燕喜者有功而歸天子所嘉策勲行賞喜之極也既多受祉如易所謂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其所受福祉固不少也我行永久為從軍者之自言悼前之久勞而喜今之安息也飲御者大燕以飲勞僕御曰諸友者從軍之僚友亦皆與燕也炰鼈烹而

熟之也鱠鯉生而細切之以為膾也但言二物饌之豐厚可知矣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侯者維也言與燕者非唯介冑之夫而併及孝友之士葢功成而燕文武具在凡有征伐賢者獻謀勇者効力而孝友之行所以化强暴之習尤大臣所當重叱吉甫所以兼資文武而為憲萬邦也

采芑

舊序云宣王南征也傳曰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

軍行采芑而食賦其事以起興言其車馬之美軍容之盛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第魚服鉤膺鞗革

前三章興也芑菜名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肥可生食亦可蒸食之即今之苦蕒菜也毛氏曰毛芑菜也豐芑草也穈芑穀也王氏皆以為穀者非

矣新田者田之開荒已三歲也葘一歲曰葘始除草
也二歲曰畬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已成田而尚新
也采芑而或於彼或於此人多而散采之也方叔涖
止涖臨也止語詞其車三千車多則步卒之多可知
也車一乘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
將重車在後凡百人車三千乘則行者三十萬人也
然未必實有此數大言之爾師干之試師衆也干捍
也試肄習也古者用車戰以步卒捍衛兵車故必步

卒習熟而行有紀律乃可取勝也率止將帥所以統
率士衆也四騏四馬皆蒼艾色也翼翼馬調習而順
序也路車有奭言戎路奭然而赤色也簟茀魚服簟
者竹席茀者車之蔽魚者獸名服者弓衣以竹席為
車蔽以獸皮為弓衣言車上裝束之美也鉤膺馬婁
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樊者馬大帶纓者鞅也鞗
革御者所執以絲曰轡以革曰鞗此又言馬上裝束
之美也觀是詩三句換韻又為一體史記載秦碑亦

三句換韻盖倣此為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中鄉謂民居之間其田尤肥美約軧以皮約束其車轂也錯衡錯者文也衡者車軛也謂轅端橫木駕四馬者有以文飾之也八鸞者鈴在鑣曰鸞馬口兩傍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之和也命服者赤芾葱珩

乃三命之服也葱珩者佩首横玉曰珩其玉蒼色如葱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鴥彼飛隼鴥飛之疾也隼即鷂也以其擊鳥必中而有準故謂之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言隼飛至天亦有時而集止以興師之奮揚戰勝而還也兵以鼓進

以金退鉦鼓各有人而曰鉦人伐鼓者互文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陳者列陳也鞠者告戒也師亦告戒旅亦列陳而曰陳師鞠旅亦互文也顯允明而信也君子莫不貴於明信而大將尤以是為貴蓋明則聽不惑信則賞罰盡公也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戰罷而還之時也振者收也收其軍而歸也王氏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故其聲闐闐衆盛闐闐猶駢闐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蠻荆即楚也楚之先出自高陽自夏商以來世世强盛雄於江漢之間王道衰而先叛明王興而後至以武丁之賢猶不臣服至于用師矧宣王承衰亂之後其敢與天子為讐亦勢然也方叔宣王之舊臣故云元老克壯其猶言其年雖老而謀則壯也執訊獲醜

葢戰勝而以所執獲訊問其罪也嘽嘽焞焞衆而且盛也如霆如雷威之可畏也蠻荆來威葢方叔以元老嘗與北伐威名久著故蠻荆雖强而不容不服也

車攻

舊序曰宣王復古也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八章皆賦也傳謂當合八章為四章亦宜也我車既攻車新造而堅緻也我馬既同馬多而選擇均齊也傳曰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此為田獵而行言馬之既同則足固齊然又曰四牡龐龐則力亦可齊矣又曰四黃既駕則色亦可齊矣龐龐者馬之充實也徂東往洛邑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既好即車之既攻也孔阜即馬之既同也甫草甫田

也地多茂草獸之所聚故往狩於此或曰淫于原獸聖人所戒而宣王狩于東都詩人美之何也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暴君之淫于原獸者人欲也賢君之因時講武者天理也古之聖王寓軍政于四時之田豈不曰兵凶戰危無事而興則駭民之視聽寓軍政於田獵則嚴其部伍慎其進退旌旗為目鉦鼓為耳號令必明賞罰必信以逐獸之法為逐敵之法以擒獸之能為擒敵之能閱歷既多膽氣益壯一旦遇戰

則勇於赴鬭擊强寇如搏猛獸有不戰戰必勝矣矧
歲必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充君庖乃義之當
然又安得而已乎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之子指有司也夏田曰苗言為苗稼除害也然此言
苗者乃四時之田通言之耳選徒囂囂選數也囂囂
聲衆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
徒不謹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静治也龜蛇之旐既

建旄頭之旂亦設軍容嚴肅士氣奮揚田狩既然則
征戰亦然矣敖亦地名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前言四牡天子之車馬也此言四牡諸侯之車馬也
奕奕其行連絡而有次序也赤芾則必赤舄而舄又
飾之以金諸侯之服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
者陳列聯屬之皃宣王南征北伐蠻夷畏服疆域復
先王之舊侯邦無渙散之心大駕一出而車馬衆盛

師旅精强宜五等之侯同軌畢至下逮春秋之世晉文勝楚而河陽之狩侯邦咸會中國復盛矧宣王以文武之子孫隆文武之基業赫然中興詎不宜哉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所以開弦拾所以遂弦佽謂皆便利也弓調則知其强弱矢調則知其輕重之參亭傳曰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也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決拾之便利弓矢之調適

言將射而預備之也射夫既同言擇善射者為一朋使之從事益獵獸以射為先既射而獸或未斃然後以利刃從事也柴說文作𢸪謂之刃扎頰傍也舉柴者益亦獸既斃而舉之曰助我者自天子言之賢君使其臣如借勉其竭力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田必射御皆善故此又以射御並言之馬或言四牡或言四驪或言四黃美其辭而已四黃既以駕車而

驂馬在於兩傍不至偏倚則車良馬調御之者進退如意矣不失其馳言不失其馳驅之法也五射田逐禽左葢田車必當禽之左乃使射之也舍矢如破言御之以法故射之必中世之詭遇獲禽者有矣而射御皆善尤可貴也如破者如習射而破的言其巧而力獸之中者即斃所謂上殺者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此言田畢而歸也馬歸而喜故其鳴蕭蕭春秋傳言

班馬之聲是也悠悠旆旌見旆旌之去而飛揚也徒御不驚喜士衆之無所傷損也而遇逸材之獸或至傷人言不驚則無所傷矣大庖不盈大庖者君之庖也田者一為乾豆以供祭祀二為賓客以待燕享三為充君之庖以給王之日膳是則田之獲禽固非徒以奉一人而已況獵較則諸侯大夫士庶無不徧及宜從行者美王之德而以為大庖不盈豈非禮義之達于蒐狩者如是乎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之子謂有司也作詩者本以美天子而不敢斥言故

指言有司于征者言往而田獵也有聞無聲言有御

軍之令聞而無鬭爭之囂聲也又曰信矣其人之君

子誠哉其事之大成皆稱美有司之辭也

吉日

舊序曰美宣王田也傳曰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

祭馬祖而禱之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四章皆賦也記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田獵祭馬祖外事也故擇吉日而用戊下章言庚午田則戊為戊辰也伯者馬祖也葢謂天駟房星之神以田用馬力故祭之禱者祈也田車既好言車之堅牢也四牡孔阜言馬之盛壯也車牢馬健於是升高歷險以從獸羣醜言獸之衆也東萊呂氏曰伯與禡同若然

當讀作去聲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差我馬言擇之而齊其足力也漆沮二水名近西都而獸多之處蓋常田之所也天子之所言天子在彼則徒衆當往從之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中原原中也祁多也言多而又言甚有亦重復言之耳趨則儦儦行則俟俟三者為羣二者為友獸多如是固當盡率左右以燕天子矣燕安也言娛其心志而使之安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我弓我矢徒御者之自言也發者發矢也殪者死也豕二歲曰豝小則易制故發矢即斃兕野牛重千斤

皮堅厚一角而長三尺餘善抵觸大而難制故必衆力乃能殺之也得獸則可以進之賓客御者進也可以宴而酌醴醴者酒一宿即成而甜者也　按車攻所謂田者在甫草之地因以會諸侯因以講武事其事大故言之詳美之至吉日所謂田者在漆沮之地乃從以徒屬乃王以娛樂其事小故言之畧而亦不極其稱美也吉日言既伯既禱而車攻不言者田於近地尚祭禱其遠田東都亦必祭禱可知也

鴻鴈

舊序云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鰥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前二章興也鴻鴈離鄉土而飛者故因見其飛而起興肅肅者言其飛成行而不亂也之子指流民而言也傳以為流民自相謂亦或時之賢者喜流民之歸

而作是詩以述其劬勞之意也爰及矜人言上之恩及於可憐之人也貧者固可矜而鰥夫寡婦尤為可哀哀者甚矜閔之也傳曰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倣此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中澤澤中也雁集澤中止息之得所也之子于垣言流民歸而築室也百堵皆作用力之齊而競勸不怠

也其究安宅究終也言今雖劬勞而終獲安居亦勸勉之意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比也言鴻鴈與前二章同而此以為比者以其民之自歌有類於鴈之哀鳴也嗸嗸衆口俱鳴之狀即民之築室而歌以紓其憂苦爾哲人之知我者謂我為劬勞而歌也愚人之不知我者謂我宣驕焉然其歌

者非謂歌此詩也葢小民羣聚為鄙俗之歌而不成文理者乃其常態是之謂民謠者也

庭燎

傳曰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三章皆賦也庭燎者大燭也周官司烜氏掌之以物百枚或木或葦幷而束之纒之以布灌之以油樹之門内以照人衆禮注云庭燎之差天子百公五十侯

伯子男三十故齊桓庭燎之百為僭矣王問夜如何哉答之曰夜未央央者中也庭燎有光輝諸侯之朝者至聞其鸞聲將將然矣王之不安於寢者如此則其能敬禮羣臣無逸欲之私可見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未艾更將闌而天未明之時也晣晣小明也噦噦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鄉晨者昧爽也又謂之黎明煇火氣也天後明而見其烟光相雜禮凡朝君辨色始入覲其旂則色可辨矣

沔水

憂亂之詩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三章皆興也沔者水流滿也禹貢曰江漢朝宗于海

言水之趨海如諸侯之朝宗于天子也鴥彼飛隼鴥
者鴥然而疾飛也載飛載止言其有時而飛有時而
止也以水流隼飛起興言亂之作也謀之兄弟謀之
邦人謀之諸友莫有能念亂者將若之何哉禍亂起
於細微而其甚大也憂及於父母矣誰無父母乎思
患豫防則親可以安憂及父母則罪在於子可不慮
乎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

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其流湯湯水流之盛也載飛載揚鳥飛之不止也以此興憂思之無已不蹟者不循禮法之人也禍亂之作常由於小人而貽君子之憂故起而彷徨不忘於心弭者止也憂之不止思所以靖亂而未得其道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隼飛而循于中陵益求安息之地也民為訛偽之言

將以致亂寧可不豫思懲戒乎敬者忽之反也忽之
則讒言興起而亂將作能敬則讒言雖興而不行亂
自止矣

鶴鳴

此陳善納誨之詞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二章皆比也鶴長喙長頸朱頂青脚素翼頭尾黑其

聲高亮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九臯者九折之澤也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蘀落葉也錯磨石也鶴鳴幽處而聲無不聞言誠之不可揜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必慎其獨也魚之深潛而有時游泳言理之無定在也執中無權是猶執一所以當隨時而處中也檀為美材而下維落葉言愛當知其惡也之其所親愛而辟焉故必成所偏也石雖麤厲而可以磨礱言憎當知其善也小

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故雖一長亦當取之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穀一名楮惡木也此章與上章意同

詩演義卷十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高境